



坤齋日抄

上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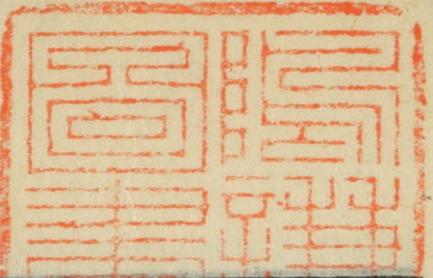
增 5
68
1



蘭溪西島先生著

坤齋日抄

萬笈堂開雕



門僧5
號68
卷1

今時操觚之家以著書相矜
 至稗官野史詩話之流上梨
 棗者日月孔多大抵皆蹈襲
 摸擬或復臆斷懸想覽者弗
 唾棄則倦寐求其開卷有益

者不易得耳西臬元齡鈞槩
之暇撫拾其所見聞旁徵瑣
事歲月之久積累成帙名曰
坤齋日抄蓋其考鏡明備蘊
蓄富贍攬要咀華刺瑕指類

辨駁異同不遺餘力則使讀
者確然得所依據洵足以為
藝圃指南其究心良亦勤矣
余激賞之餘慙慙傳播欲俾
後進者各挾一編以朗心目

也刻成為書卷端以寓丘揚
之意云時著雅困敦榴月下
浣五日林旣書於九香竹堂

河三千敬書

叙

西島君元齡坤齊日抄三卷將鏤諸梓
寄予題一言屬有客觀而評之曰貫穿
經史商榷百家精博明備往發前人
所未發近儒著作中所絕無而僅有也
茅瑣事危言錯出其間旁引曲證至數
百言無乃太支蔓歟予曰不然子不見
夫山水乎夫山之高者為峰為嶺為巘

嶠。卑者為岿。為岿。為岿。為岿。而樹石藤蘿
雲煙之屬。點綴扶疏。其間。然後山之奇
觀備矣。夫水之深者。為河。為海。淺者為
溪。為澗。為洲。渚。而萑葦荇藻魚蝦之類。
掩映浮沉其中。然後水之奇觀具矣。斯
編亦猶是爾。大而經史百家。小而瑣事
危言。層見錯出。如峰巒之競秀。如溪澗
之爭流。如古木怪石。盤互於懸崖絕壁。

之下。使人應接不暇。至其援據之浩博。
則攢巖疊浪。多。益辨。何支蔓之有。果
若子之說。山惟高而禿。水惟深而渺。安
在其為奇也。世之沾。焉。以著書自銜
者。叩其囊底。求援引之浩博。竟不能得。
目傭耳販。無所發揮。是則蟻壤蹄涔。豈
可與斯編論高卑淺深哉。客唯。而去。
乃以此題卷首。未知元齡為然耶。為不

然耶其必有以辨之矣。
文政戊子秋七月

東輿 艮齋安積信撰



鈴木清熙書

坤齋日抄卷上標目

古者以銅為兵 霞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坡公有琴瑟驪 戴式之詩

詩題的對 子莫

陸放翁名字 提三尺

對語 田雞

凍雨 紅樹

文選國讀本

半子

唐人刻意五言

子欲居九夷

紫彭亨

井

東西晴雨

赤字

東涯詩有所本

潘閻詩

灘

剃眉

髡頂物

婦人爪痕

脩文殿御覽

煖笙焙笙炙笙

欵乃

祖述

述者不如作者

八表

尚書孔序

雁有靈性

畢方

以塔代墳不可妄用

落日兩竿

春立

百壽圖

人不可以不學

坡公詩文有所胚胎

伊州歌作者

褐

象眼

中元供祖先以雞冠花

王荆公吝于改過

棍徒

熠燿東南飛

歛識

火主

墓手

湯蝦詩

橫土立土

涎衣

懷中蠟燭

夜半鐘

五十七則

坤齋日抄卷上

西島長孫元齡著



古者以銅為兵

左傳僖公十八年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鑄三鐘杜註云古者以銅為兵說者以為金者五金之總名鐵亦可謂金銅恐不可為兵余云鄭以鑄三鐘則金之為銅明矣古者以銅為兵器有明證在

焉。漢書食貨志賈誼諫云：錢輕則以術歛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註如淳曰：古者以銅為兵。秦銷鋒鋦，鑄金人十二。又韓延壽傳：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陶弘景刀劍錄：夏禹子啟在位十年，以庚戌八年鑄一銅劍，長三尺九寸。啓子太康在位二十九年，歲在辛卯，三月春鑄一銅劍。秦始皇在位三十七

年，以三年歲次丁巳採北祗銅，鑄二劍。吳王孫權以黃武五年採武昌銅鐵，作千口劍、萬口刀。隋王度古鏡記：友人薛俠者獲一銅劍，長四尺。東觀餘論銅戈辨云：夫兵器率用利鐵，而此戈乃銅為之。又今人得古刀劍、矛戟、矢鏃之類，率皆銅者。按太史公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應劭註曰：古者以銅為兵。又按春秋傳：僖十

六年鄭伯朝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
曰無以鑄兵遂以鑄三鐘杜預註曰古者以銅
為兵夫五金皆金也然秦之金人及古鐘皆用
銅則秦所銷之兵與楚盟鄭母鑄兵之金皆銅
可知矣應杜之說誠然又按山海經中山西二
百里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郭璞傳曰此山出
名銅色赤如火以之作刀切玉如割泥周穆王
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劍者也越絕書

曰赤董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苦涸而出銅歐
冶用以為純鈎越王勾踐寶劍之劍近汲冢中得劍一
長三尺五寸乃今所名為干將者亦闕五皆非
鐵明古者通以錫雜銅為兵器也又按刀劍錄
夏少康三年商太甲四年冬鑄銅劍一其文曰
定光則古之兵器用銅蓋無疑矣况銅為物至
精不為燥溼寒暑變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
確乎有常若士君子之行是以昔人上之又况

形範正、工冶巧、火齊得、剝脫砥礪、其銛至可以
 刺玉、雖楚鐵劍之利、亦以加、顧三代金工鍊
 液之法亡矣、今人所不能為也、古兵用銅、而後
 世不復為者、亦奚足怪、以上東觀餘論郭子章劍記云
 廣異記、唐武勝之知靜江、忽見灘上雷公踐雲
 逐小黃虵、使人視之、得一銅劍、有文曰許旌陽
 斬蛟劍、晉書太康二年、汲冢中得銅劍一、長
 三尺五寸、書目江淹銅劍讚一卷、齊永明中有

人得銅劍、淹序而讚之、東坡集宋郭祥正遺古
 劍二于東坡、坡詩以為謝、一雙銅劍秋水光、兩
 首新詩爭劍芒、宋供奉官鄭文嘗官于武昌、江
 岸裂出古銅劍、文得之、冶鑄精巧、非鍛冶所成、
 宋范致明岳陽風土記云、瀕江水退、漁人於沙
 磧得箭鏃甚多、形制不一、皆銅為之、歲有得十
 數者、足以見前代爭戰之衝也、夢溪筆談云、古
 劍有沈盧魚腸之名、沈音湛、沈盧謂其湛湛然

黑也。古人以劑銅為刃，柔鐵為莖，榦不爾則多斷。折物理小識云：鉛錫入赤銅而熏煉之，其利鋒乃出。今又有作銅刀者，入錫則響，凡響銅磨之，即可剔頭。贊寧曰：煉時童男女以水灌銅，銅自分兩股，凸起者牡，凹者牝也。干將莫耶以此分乎？以沈方二氏之言參考之，則銅自有煉法，而可以為兵器，非常銅之所能為也。按考工記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

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說者以金為赤銅，則古者以銅造兵，其証晰晰。又按韓非子十過云：趙襄子云：吾箭已足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也，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為柱，質君發而用之，鍊銅為兵，又可以見也。

霞

原希翊曰：邦俗以霞為靄，誤矣。霞者所謂日燒

也朝燒謂之朝霞晚燒謂之晚霞田家五行云
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又云朝霞暮霞無水
煎茶余按朝霞則雨暮霞則晴實如田家五行
之言李嘉祐詩朝霞晴作雨濕氣晚生寒韋耿
詩報雨早霞生且唐倍亦有朝燒晚燒之語司
空曙詩晚燒平蕪外朝陽疊浪東李獻吉晚燒
吟云早燒不出門晚燒行千里楊用脩詩丹林
初曉清霜重紫谷斜陽赤燒微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語曰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光庭曰視其文勢
子字後人加之耳按上文云吾黨有直躬者此
即攘羊者之子也但云其父攘羊而證之于文
自足今更加子字翻使不安必非游夏之文余
按淮南子汜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
文亦有子字則子字似不出于後人此說恐鑿

坡公有琴瑟驩

坡公詩酌酒與婦飲尚勝倍侶對又云小兒不識愁起坐牽我衣我欲嗔小兒老妻勸兒癡兒癡君更甚不樂復何為還坐愧此言洗盞當我前大勝劉伶婦區區為酒錢此等外如赤壁賦斗酒謀婦室家琴瑟之驩可想見矣獅子吼之輩豈無慙汗洽背乎

戴式之詩

歸田詩話云戴式之嘗見夕照映山峰巒重疊得句云夕陽山外山自以為竒欲以塵世夢中夢對之而不愜意後行村中春雨方霽行潦縱橫得春水渡傍渡之句以對上下始稱然須實歷此境方見其竒妙余按此說誤石屏續集云三山宗院趙用父問近詩因舉今古一憑欄夕陽山外山兩句未得對用父以利名雙轉較對上句劉叔安以浮世夢中夢對下句遂足成篇和者頗多僕終未愜意都下會李好謙王深道

范鳴道相與談詩僕舉此說鳴道以春水渡傍
渡為對當時未覺此語為奇江東夏潦無行路
逐所打渡而行漂水界上一渡復一渡時夕陽
在山分明寫出此一聯詩景恨不與鳴道共賞
之是戴氏所親記宗吉之誤不須多言

詩題的對

韋蘓州詩題有府舍月遊李空同詩題有谷園
梅集天生的對

子莫

孟子曰子莫執中朱註子莫魯之賢者也按說
苑脩文篇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
之位何如顓孫子莫曰云云公孟不知以告曾
子然則孟子所謂子莫者顓孫氏其人歟敢質
識者

陸放翁名字

四朝聞見錄及梅磻詩話七條類藁群談採餘

堅瓠集等皆曰陸放翁名游字務觀母夢秦少游而生故以秦名為字而字其名也然本傳不載此事聞見錄又云或曰公慕少游者也恐不免臆度矣要之好事者之語不足取信也按困學紀聞云列子曰務本游不如務內觀陸游字務觀本此王伯厚亦宋人此說可從

提三尺

石林詩話云揚大年劉子儀皆喜彦謙詩以其用事精巧對偶親切黃魯直詩體雖不類然不以揚劉為過如彦謙題高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坏每稱賞不已多示學者以為模式三尺一坏雖是着題然語皆歇後一坏事無兩出或可畧土字如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劍乎耳聞明主眼見愚民尤不成語余數見交遊道魯直語意不可解蘇子瞻有買牛但自指三尺射虎何勞挽六鈞亦同此病六鈞可

去弓字三尺不可太劍字此理甚易知也按池
 北偶談云唐詩空聞明主提三尺宋人云三尺
 乃歇後語此說非是予按漢書高帝紀吾以布
 衣三尺取天下師古曰三尺劍也韓安國傳所
 云三尺亦同而倍本或云提三尺劍劍字後人
 所加耳提三尺三字全用班書語安得謂之歇
 後該餘叢考亦引高帝紀云鹿門此詩正用漢
 書成語非杜撰也王趙二家說出唐氏之寬一

洗可謂無遺憾矣然吳虎臣能改齋漫錄九卷已
 引漢書紀傳詆石林歇語之說則此說不叛于
 王趙二氏學者不可不知也胡宿詩三尺休彈
 上客魚本于唐氏也

對語

艮齋雜說云對偶之句有可喜者云云皆可解
 頤而莫妙于王介甫三光日月星劉貢父對以
 四始風雅頌或出五行金木水火土丘機山對

以四位公侯伯子男幾于絕矣余亦戲續狗云
四代虞夏商周三王禹湯文武又作一對云三
王禹湯文武五子周程張朱

田雞

朱新仲潛山集淮人多食蛙作詩示意云田間
有鳴雞意謂田雞是蛙而未得確據後讀四朝
聞見錄云杭人嗜田雞如南宋雜事詩注炙即
蛙也有舊以其能食害稼有禁以上十字雜憲
事詩注無

聖渡南以其酷似人形力贊高宗申嚴禁止之

今之今都人習此此字下不能止售者到至

割冬瓜以實之實中真諸食蛙者之門謂之送冬瓜

由是田雞之義瞭然發蒙又夢梁錄卷十諸色

雜買條云又有挑擔擡盤架買賣江魚石首河

蟹河鰕田雞等物舜水談綺蛙背有青筋如瓜

者唐人謂之田雞尤賞味之本邦出羽州人

亦好蛙名曰田鷄必食背有青筋者田鷄之名

暗合田雞亦一奇也郭璞爾雅注云水鴨候鯖
錄云水雞共以其味名焉戲檢出食蛙事數條
嬾真子云僕任夏縣令一日會客人蓮塘上時
苦蛙聲坐中有州按州恐北客乃長安人以微言相
戲謂僕南人食此也僕答曰此是長安故事客
曰未聞也僕取東方朔傳示之客始武帝欲藉阿
城以南塾屋以東宜春以西為上林苑朔諫以
謂此地土宜薑芋水多蠹魚貧者得以人給家

足無饑寒之憂師古曰蠹即蛙字似蝦蟆而小
長脚蓋人亦取食之北戶錄云蛤臞注理如常法
蛤即蛙也周書腐艸為蛙陶注本草青脊者曰
土鴨黑者呼為蛤南史卞彬為螺墓賦云紆青
拖紫名為蛤魚以諷今僕漢書言鄴杜之間水
多蛙魚人得不飢又宋書張暢弟為利犬所傷
醫云食蝦蟇可愈而弟有難色暢先食而弟方
食果能愈疾即知前古之人食蛙久矣南楚新

聞云百粵人以蝦蟇為上味先於釜中置小竿俟湯沸殺殺從原本今訛蝦蟇乃抱竿而熟謂之抱竿羹又云疥皮者最佳切不可脫去錦襖子尚書故實云百越人以蝦蟇為上味疥者皮最佳故越人云不可脫衣此乃錦襖子行營雜錄云馬裕齋知慶州禁民捕蛙有一村民犯禁乃將冬瓜切作蓋剗空其腹實蛙于中黎明持入城為門卒所捕械至于庭公心怪之問曰汝何

時捕此蛙荅曰夜半有知者否曰唯妻知公追其妻詰之乃妻與人通俾妻教夫如此又先往語門卒以收捕意欲陷夫於罪而據其妻也公窮究其罪遂寘妻并姦夫於法墨客揮犀云浙人喜食蛙沈文通在錢塘日切禁之自是池沼之蛙遂不復生文通去州人食蛙如故而蛙亦盛人因謂天生是物將以資人食也食蛙益盛西溪叢語云韓退之答柳柳州食蝦蟇詩云蝦

蟻雖水居未得變形貌強號為蛙蛤於實無所
 校居然當鼎味豈不辱鈞罩余雖不下喉近又
 能稍稍嘗懼染蠻夷平生性不樂而君復何為
 甘食比豢豹按周禮蝮氏鄭司農云掌玄鼯鼯
 即蝦蟇屬玄謂蝮今御所食蛙也漢書霍光傳
 擅減宗廟羔兔蛙能改齋漫錄引東皋不知古為上食也
雜錄又引漢書曰然則漢以來雖至尊亦食蝦蟇矣槁簡齋筆云霍山曰
 丞相擅減宗廟羔兔蠅師古曰羔兔蠅所以供

祭也蠅古者上以祭宗廟下以給食貨而退之
 云爾何耶白樂天和張十六蝦蟇詩云嘉魚祭
 宗廟靈龜貢邦家應龍為致雨潤我百穀茅蠹
 蠹水族中無用者蝦蟇亦讀漢書不熟也可談
 云閩浙人食蛙湖湘人食蛤蚧大蛙也寺塔記
 云左蛤像舊傳云隋帝嗜蛤所食必兼蛤味數
 逾數千矣忽有一蛤推擊如舊帝異之寔之几
 上一夜有光及明肉乃脫中有一佛二菩薩像

帝悲悔誓不食蛤。月令廣義晝夜令引晉書識
 閤鳴蛙知昏文蛤注蛤吳人食者山谷詩炮蛙
 煎鱸薦松醪倪雲林秋容軒詩云村氓報本妙
 蓮華供佛燒香汲井花獨有橋東白石叟依然
 傾酒食蝦蟇嶺南雜記云石蛤一名坐魚閩浙
 皆有之即蛙之大者耳重者斤許項短身青黑
 色土人連皮食之云不可脫此錦襖子言鯖云
 鼃與蝦蟇乃二種鼃青而小蝦蟇黑而大背有

砵礪鼃南人以為常饌蝦蟇不中食但可治鼓
 脹等疾昔人不能辨耳余按說郛十五收宋司
 膳內人玉食批中有湖魚田雞則宋人食蛙雖
 御膳亦供進可謂已甚矣明人顧璘辨蛤和涇
 川公詩三明詩十二綜云河豚自此賤况復論魚鰕明
 世亦重之

凍雨

人有以凍雨為冬月雨者誤離騷云使凍雨兮

灑塵注云江東人呼夏月暴雨為凍雨昭明太子錦帶書五月云凍雨洗梅樹之中火雲燒桂林之上李嶠五月奉教作云池含凍雨氣人或據此為夏月之雨亦誤其實通四時暴雨可謂凍雨淮南覽冥訓降扶風雜凍雨高注云凍雨暴雨也宜州家乘閏三月己巳朔晴中夜凍雨今月二十六日甲午晴接癸巳夜凍雨程嘉燧富陽桐廬道中早春即目寄吳中舊朋云迴峯

凍雨皆成雪出霧危巒半是雲錢謙益壬午元日雨雪讀晏元獻公壬午歲元日雪詩次韵云九天凍雨合銀河一夜飛靈照玉珂可見不必夏月也

紅樹

紅樹謂霜紅也司空圖碧雲蕭寺霽紅樹謝村秋許渾崑路晚依紅樹宿鄉關朝望白雲歸又遠尋紅樹宿深向白雲歸放猿詩又鳥散綠蘿靜

蟬稀紅樹凋朱文公秋山有紅樹陸放翁青林

紅樹一川秋是也

吳融有紅樹七言律亦謂霜紅見于本集及唐百家詩選

又有為花樹者唐太宗初鶯一一鳴紅樹歸雁

雙雙去綠洲王維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

夾去津坐看紅樹不知遠行盡青溪不見人許

渾袖拂碧溪寒繚亂冠歌紅樹晚徘徊春日韓

文公春風紅樹鶯眠處似妬歌童作艷聲司空

曙日暖風微南陌頭青田紅樹起春愁歐陽公

紅樹青山日欲斜長郊草色綠無涯馮延登淑

景晴薰紅樹暖蕙風輕泛碧簾低耶律楚材沈

香亭小圍紅樹太液池清映綠苔春日宮毛奇

齡碧蘿紅樹荆門春是也

文選國讀本

大唐新語云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

省嘗於衆中歎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謂

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為言

無由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聞者
揆口而笑由古事攷古質疑雅俗替果如新語
言則古來文選作者皆載其字也鄉叟山先生
刻文選國讀本去字而載名雖於義無所害於
學者好古之心不無遺憾矣

半子

猗覺寮雜記云壻稱半子見吐蕃傳可汗上書
昔為兄弟今壻半子也余按半子自唐人語也
余庭辟事物異名壻半子引劉禹錫文嚴維詩
老夫寧有力半子自成名

唐人刻意五言

唐人尤刻意五言詩中言及者為不斲也今拈
出于此方干贈喻鳧云纔吟五字句又白數莖
鬣又貽錢塘縣路明府云吟成五字句用破一
生心又送吳彥融赴舉云上國纔將五字去全
家便待一枝歸雪中寄殷道士云六出花邊五

字成杜荀鶴云、一生者老却、五字未逢知、又云、孤寒將五字、何以動諸侯、又云、名因五字得、命合一言通、裴說云、清吟五箇字、穩泛兩重湖、殷文圭寄賀杜荀鶴及第云、一戰平疇五字勞、晝歸鄉去錦為袍、李洞寄南岳僧云、五字句求方寸佛、一條街學兩行蟬、貫休云、無端為五字、五字鬢星星、曹松云、平生五字句、一夕滿頭絲、

子欲居九夷

子欲居九夷、說者曰、東方倍美、故夫子欲居之也、本邦在東方、則夫子欲居者、豈在本邦、余按漢書地理志、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言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說者之言、或援此歎、然有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之語、則非東方俗美、故夫子欲居之也、要之魯國于東方、故以其所近而言九夷耳、浮槎之歎、亦以瀕海之國也、

紫彭亨

山谷詩君家冰茹白銀色殊勝垣裏紫彭亨張
 以寧錢舜舉畫紫茹云江南垣裏紫彭亨標致
 錢郎巧寫生不知彭亨為何義意謂菜中之菠
 稜得諸頗稜國而語訛為菠稜則茹子豈得其
 種于彭亨國歟後讀韓文公詩初悟彭亨是膨
 膨之省字而形容茹腹之脹滿如肥肉也城南
 聯句云苦聞腹膨膨又石鼎聯句云豕腹脹膨

膨陸放翁新作火閣云中安煮藥膨膨鼎亦形
 容之語

井

本邦俗字井中加一點作井字取以石投井之
 義器物中有井蓋大器而盛下物少許有投石
 於井中之象然此字亦有所本矣宋周去非嶺
 外代荅倍字云研東敢切言以石擊水之聲也
 又湧幢小品云井東敢反以石投水有聲也

東西晴雨

關東諸州得西風而晴、東風而雨、關西及是唐土亦有相似、續博物志云、關東西風則晴、東風則雨、關西西風則雨、東風則晴、

赤字

赤地赤族赤貧赤股赤手赤裸赤脚赤條條皆謂空盡無物也、本邦倍語有赤空言赤他人赤下手等、可謂的當字義、

東涯詩有所本矣

韋莊詩、青州從事來偏熟、泉布先生老漸慳、東坡詩、豈憶青州六從事、化為烏有一先生、陳與義詩、不煩白水真人力、便有青州從事來、共本于韋莊東涯先生詩、青州從事吾知己、白水真人久絕交、蓋有所本矣、

潘閔詩

東坡言、少年時嘗過一村院、見壁上有詩云、夜

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不知何人作也、余見之
 實以不知其人、為遺憾焉、後讀老學菴筆記、始
 知潘道遙作、又讀南濠詩話、得其全篇、意如得
 不世之寶矣、詩話云、東坡嘗過一僧院、見題壁
 云、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坡甚愛之、不知何
 人作也、劉孟熙霏雪錄謂二句似唐人語、予近
 閱潘閻集、見之、始知為閻、夏日宿西禪院作詩
 云、此地絕炎蒸、深疑到不能、夜涼如有雨、院靜

若無僧、枕潤連雲石、窗明照佛燈、浮生多賤骨
 時日恐難勝、通篇皆妙、但坡以如為疑、若為似
 與此不同、潘道遙名閻、錢塘人、知不足齋叢書
 十三集收道遙
集亦作如有雨似無僧
 疑似二字、恐坡公改之

灘

邦俗指大洋為灘、考字書、斷無洋之義、增韻瀨
 也、廣韻水奔流貌、集韻水濡而乾也、是皆瀨之
 義、謂淺流也、漪蘭侯詩、雪濤出沒、遠州灘、山根

秦德詩周灘三百里，菽海一孤舟，可謂誤用。

剃眉

本邦女子既嫁，削去眉毛，倍謂之元服，猶男子加首服，未_レ知其所起矣。余謂是始于畫眉者，古者畫眉，先削眉，畫以墨，後或中饋紛然，兒女成行，既削而偶有不_レ遑畫者，遂因循為俗，歟。于今宮人貴女，以墨點額為楚宮揚眉之狀，謂之掃眉，是古之遺風也。然削眉者而可，不削者尚如

此良可笑矣。唐俗亦削眉，畫以墨，故有十樣眉等名。削眉畫眉之事，見於猗覺寮雜記云：婦人削去眉，畫以墨，蓋古法也。釋名曰：黛代也。滅去眉毛，以代其處也。

髡頂物

邦人剃頂髮，興于足利氏之末，以干戈日尋，戴兜盔如中帽，不堪鬱蒸也。東西洋考云：男子魁頭，削髮，海國聞見錄云：男束帶，以挿刀，髡鬚而

雉頂額皆謂今之野郎頭因謂徐文長詩幾島
彈丸髡頂物敢驚沙上一鳧鷗似謂和寇者髡
頂物蓋指邦人也髡頂物字甚奇

婦人爪痕

唐山婦人不剪爪甲海國聞見錄載本邦婦
人爪甲無痕惟恐納垢之事則唐山婦人有甲
痕可推知也按譚賓錄云錢有文如甲跡者因
文德皇后也武德中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

此四字及書皆歐陽詢所為也初進樣后搯一

甲跡因是有之此事温公考異雖所不取考九

云薛璫唐聖運圖云初進蠟樣文德皇后搯一
甲故上有甲痕焉凌璫唐錄政要云寶皇后按
寶后已崩文德后未立今皆不取亦可為唐山婦人不剪爪甲

之証東坡物類相感志亦有滌甲痕之法則素
不之其証也

脩文殿御覽

東涯先生秉燭譚云脩文殿御覽一千卷梁時

所輯意為太平廣記事文類聚之類見於具平親王弘決外典抄引用書目之中又記改元考書中亦有之為本朝前代通用之書而不聞今行於世矣中華之書無言及者也余按通史略載脩文殿御覽三百六十卷北齊祖孝徵撰繼古叢編云脩文殿御覽有花生香一門又按隋書經籍志玉海丹鉛錄宛委餘編雅俗稽言等皆引之則非唐土之書無言及者也可謂千

慮一失矣

煖笙焙笙炙笙

槁簡贅筆云笙中有簧以火炙樂家謂之煖笙陸魯望贈遠詩云妾心冷如簧時時望君煖亦巧於用韻余按煖笙之事詩人往往用之秦韜玉云纖纖軟玉捧煖笙深思香風吹不去歐陽公云寒簧煖鳳嘴銀甲調雁絃宋无云薰爐宿得沈香火煖却春纖煖玉笙李孝先云煖笙初

學鳳綿蠻王世懋云似吟黃菊明朝別醉後猶
 聞煖鳳笙又有焙笙炙笙癸辛雜識自十月旦
 至二月終給焙笙炭五十斤用錦薰籠藉笙于
 上復以四和香薰之劉禹錫云日落方收鼓天
 寒更炙笙崔灝云拂匣先臨鏡調笙更炙簧白
 石先生倡家雪云細炙銀笙來度曲秋玉山青
 樓曲云公子將歸還炙笙

款乃

款乃漁歌也然顧菴居士集有款乃認歸樵之
 語樵歌亦可為款乃

祖述

豹隱紀談云杜工部詩云髮短何勞白顏衰肯
 更紅鄭都官云衰髮霜供白愁顏酒借紅白太
 傳云髮為愁先白顏因醉後紅陳右山云髮短
 愁催白顏衰酒借紅語意相類必有定其優劣
 余按東坡云衰顏借酒紅本祖隋尹武別宋常

侍詩、衰顏倚酒紅、然改倚為借、更覺有味、可謂
述者勝作者、

述者不如作者

賈島詩、隋柳入唐疎、傳若金云、六朝烟樹入唐
荒、可謂述者不如作者、

八袞

艾隱筆記、禮年八十日有秩、故以八十為八秩、
言鯖、禮年八十而有秩、故以八十為八袞、今七

十六十五十皆稱袞、非也、又七十一謂之開八
袞、如第八卷之初展二帙也、閩粵人七十一方
慶七十、以是年正足七十、若正七十、距生年止
六十九耳、六十五十皆如之、似亦有理、余按王
制、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然則九十可稱九
秩、不止八十、不知秩袞帙袞四字可通用、共謂
書帙、非秩膳之義、畢竟十年為一袞、尚如書籍
十冊為一帙、故六十一可謂七袞、七十一可謂

八袞 本邦人六十一方慶即言鯖所謂閩粵
 人七十一方慶也實可謂慶六十然不慶七十
 一而慶七十者又所謂若正七十距生年六十
 九耳不可謂慶七十也七十八十亦可慶七十
 一八十一也今標諸說以為證容齋隨筆白公
 詩云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七
 秩屈指幾多人是時年六十二元日詩也又一
 篇云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謂七

十以上為開第八秩蓋以十年為一秩云司馬
 溫公作慶文潞公八十會致語云歲曆行開九
 秩新亦用此也訂謠雜錄案自六十一案上原
與容齋所引至七十俱可稱七袞自七十一至
同故不錄八十俱可稱八袞司馬溫公作慶文潞公八十
 會致語云云是也後世祝七十壽曰開七袞八
 十壽曰開八袞非是近見一書謂禮年八十而
 有秩故稱八十為八袞六十七十不得稱袞其

說尤非原注袞秩快三字通用雲谷卧餘今人賀壽者七

十曰七袞八十曰八袞按字書袞與秩快同書

衣又書卷編次也與年壽絕無涉不識稱者何

居因觀白樂天詩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自

注云余與蘇州劉郎中壬子歲今年六十二又

詩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注云時俗云云字

書訓秩字與快同又與秩同唐蕭至忠傳官秩

益輕是則袞快秩秩皆可通為一義而白詩所

引則謂過此而及彼若緒書快然也信如此解

則稱慶七十者當云八袞八十者當云九袞乃

與古語合第如其年而稱之殊不冝也

尚書孔序

孔安國尚書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

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

古定更以竹簡寫之說者以為為隸古定用隸

書寫古文定之也要未為穩雲谷卧餘云為隸

古定其語不明，余謂定其可知為隸。古定定字，譌或是字字，否則書字，蓋以伏生之書比對科斗字，然後定其可知，譯為今文，而古之科斗文字，亦不可不傳，乃舊竹已朽，則更以新竹簡摹之，以存古制也。然則後世因伏生而識科斗書，亦希世之功矣。是說有理，可據。老學菴筆記云：孔序言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隸為隸書，古為科斗，蓋前一簡作科斗，後一簡作隸書，釋

之，以便讀誦，此說亦有理，惜未簡潔。

鴈有靈性

禮三年問云：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群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蹠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是言飛走之大，其性情有近于人也。就中陽鳥之有靈性，非衆鳥之比。嘗試舉其一：梅礪詩話云：遺山元裕之樂府摸魚兒注云：乙丑歲赴試并州，道逢捕雁者。

獲一雁殺之矣其脫網者悲鳴不能去竟自投於地而死予因賈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為識號曰雁止群談採餘云雁諸書止言知時鳥也行有先後故以之執贄以之納采未言其義近見吾友王天雨云一張姓曾獲一雁置於中亭明年有雁自天鳴亭雁和之久而天雁遂下彼此以頸絞死於樓前因名樓曰雙雁秋坪新語云景州李鏡亭嘗得一雁蓄之庭雜鶩鷺中

甚馴擾一日羣雁過空中所蓄雁昂首長鳴倏一雁飛落蓋其牝也交頸宛轉鳴聲啾啾相應荅如訴離愁如話久別而乍相親暱也久之乃同去明年雁來前蓄者自投下啞啞向鵝鷺群如道故者至前所嘗栖食處徘徊顧視旋復升堂入戶周旋幾遍見主人出伸頸鼓翼嘹長鳴依戀遲迴之態如不勝逾刻許乃翩然而起追逐其群去一時觀者莫不嘆異合而觀之人之

不羞陽鳥者幾希矣、

畢方

襄三十年左傳鳥鳴于亳社如曰譖譖甲午宋大災余按此鳥恐是畢方鳥東京賦注畢方老父神如鳥兩足一翼者常銜火在人家作怪災也柳柳州有逐畢方文序云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尚五六發過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處老弱燔死晨不爨

夜不燭皆列坐屋上左右視不得休蓋類物為之者訛言相驚云有怪鳥莫實其狀山海經云章義之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如今火者可謂譌欵注引神異經云漢武帝時有獻獨足鶴東方朔曰所謂畢方鳥也又引淮南子云木生畢方注畢方木之精也狀如鶴青色赤文一足不食五穀注所引二書共不言為火妖然此鳥為木精木生

火所以為火妖也。又按湧幢小品卷云張惠德州人少以孝義稱過沅陵見居民延燒數百家皆云有惡鳥卸火即為文檄城隍神責之翌日惡鳥死於江是亦畢方鳥也。邦俗云厥尾鳶飛翔則主有火災豈亦畢方之類歟。

以塔代墳不可妄用

葛原詩話云塔素梵語可用於佛家之事而放翁詩有雲迷江岸屈原塔花落空山夏禹祠

邦人如用之為一笑種耳然塔即言墳於義無害後編云放翁云云根據于東坡屈原塔詩也。以是例之李白墳作李白塔林逋墳作林逋塔何為不可余按徐乾學讀禮通考卷八塔葬之條云舊唐書杜鴻漸休致後病令僧剃頂髮及卒遺命其子依胡法塔葬不為封樹冀類緇流物議晒之又云肅王詳德宗第五子也建中三年十月薨時年四歲廢朝三日賜揚州大都督

上追念無已，不令起墳墓，詔如西域法，議層
輒造塔，禮儀使判官司門郎中李召上言曰：墳
墓之義，經典有常，自古至今，無聞異制，層輒起
塔，始於天竺，名曰浮圖，行之中華，竊恐非禮，况
肅王天屬，名位尊崇，喪葬之儀，存乎簡冊，舉而
不法，垂訓非輕，伏請準令造墳，庶遵典禮，詔從
之。孟郊詩題云：送陸暢歸湖州，因憑題故人皎
然塔。陸羽墳，又帝京景物畧云：少師姚廣生不

冠而髡，不受賜第，而寺處葬，不墓而塔，由是觀
之，塔字用捨可知矣。西湖志有慶忌塔之稟，是
後人之所為，而實非慶忌之墳焉。湖壖雜記以
為春秋時未有浮圖葬，何以塔非慶忌也明矣。
畢竟後人哀屈慶二子不得其死，而為建墳墓，
素浮圖輩之所為，而猶此。邦之某供養塔某，
菩提塔之比，如李白塔、林逋塔，不可妄用。

落日兩竿

葛原詩話又云日幾竿字人唯用諸日出然日
入時亦有用之宋賀鑄烏江詩殘日兩竿荒戍
遠青山滿眼故園非余亦有所得繫于此唐杜
牧齊安郡中偶題云兩竿落日溪橋上半縷輕
烟柳影中韓偓守愚詩云一畝落花園隙地半
竿斜日東空墻吳融便殿候對云待得華胥春
夢覺半竿斜日下廂風又宋張文潛詩斜日兩
竿眠犢晚春波一頃去鳧寒不盡而

春立

葛原詩話又云國歌立春為春立詩用春立字
揚升菴歲暮云村燈社酒簇辛盤春立星迴腸
已殘以此例之立秋亦可作秋立余按不特秋
立又可作夏立宋朱翌立夏前一日登馬氏山
亭詩忽驚夏向明朝立葛原詩話後編云前編
證春立引揚升菴詩先此有孟浩然用春立字
云迎氣當春立承恩喜雪來余又有所得薛能

詩春立窮冬後陽生舊物初

百壽圖

退私錄云世有百壽百福等之圖未詳其所起
楊文懿公集中有大壽記是或人之所均藏大
書一壽字字中盡以小壽字填之豈朕于成化
間采余按湧幢小品卷四云大壽字一軸御史
張敷之家藏者張始祖曰子成贅周景端氏景
端無子盡產遺之此亦其一自子成傳六世至

敷書畫多蠹腐此貯神龕中得獨完取而裝潢
字崇四尺有七寸廣殺其寸之六楷體黑文其
點畫中皆小壽字白文一一作別體滿百無一
同者觀之則百壽之起于明可知矣然讀書敏
求記百壽圖一卷百壽字紹定己丑靜江令史
渭刻于夫子崇正德丁卯昆明趙瑩又得二十
四體編成一書可謂無體不具矣紹定即宋理
宗年號然則所濫觴已久矣

人不可以不學

人不可以不學。昔人曰：人而不讀書，則二毛叟不如白面書生。顏氏家訓云：齊孝昭帝侍婁太后疾，容色顛頓，服膳減損。徐之才為灸兩穴，帝握拳，痛爪掌心，血流滿手。后既痊，帝尋疾崩，遺詔恨不見太后山陵之事。其天性至孝，如彼不識忌諱如此，良由無學所為。若見古人之譏，欲母早死而悲哭之，則不發此言也。孝為百行之

首，猶須學以脩飾之。况餘事乎？余云：後漢郭巨埋子，明江伯兒殺子，皆孝于母而不慈于子，亦不學所為。行餘學文，聖言至矣哉。

坡公詩文有所胚胎

坡公書焦山編長老辭詩，譬如長鬣人，不以長為苦。一旦或人問，每睡安所措，歸來被上下，一夜著無處，展轉遂達晨。是出于鍊圍山叢談所載蔡君謨事。落第爾為中酒味，是出于唐李廓

落第詩氣味如中酒赤壁賦水落石出出于歐
公醉翁亭記山間明月江上清風一段趣意出
于太白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志林云江山風
月本無常主閑者即是主人出于樂天勝地本
來無定主大都山屬愛山人湧幢小品八卷十云
後赤壁賦結語七字同李翱解江靈止改一啟
字曰開可見大才如公猶有所胚胎也

伊州歌作者

打起黃鶯兒一篇全唐詩話為金昌緒作四溟
詩話為蓋嘉運作唐詩選為無名氏作敢問孰
是答云是非蓋嘉運詩并非金昌緒暨無名氏
也唐詩紀事註顏陶取此詩為唐類詩一作蓋
嘉運伊州歌者非也然此詩為嘉運所進編入
樂府後乃誤為嘉運作耳知新錄云燕在閣唐
絕句選凡例云律詩不可作絕句樂府源流不
可不參訂也唐人樂府多取名人詩歌詠間有

用律詩四句集為商調曲，不過集孤為表之意。前五疊為歌，後六疊為入破，其立名有伊州涼州水調種種不同，然皆商調也。如蓋嘉運所進伊州曲第四歌，用聞說黃花戍四句，此乃沈佺期詩也。後人竟作蓋某絕句，得此二書，可以決疑案矣。

褐

宋俞琰席上腐談云：豳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鄭氏云：褐，毛布也。貴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卒歲。愚按：孟子云：視刺萬乘之君，如刺褐夫。以褐夫對萬乘之君，亦言貴賤之殊耳。褐即編象粗短衣，不黃不皂，賤者之服，非毛布也。褐字從衣，𦘔字從毛。鄭氏以褐為𦘔，遂云褐毛布也。毛布乃今之斜𦘔，價貴於苧麻多矣。此豈賤者之服。名義考云：褐，說文編象鞮也。馬絡頭也。亦謂之馬衣。賤者編象為衣，寬大有似鞮，故曰褐寬。

博毛布以禦寒何取於寬博哉今士子出身曰
釋褐言去賤而將貴也若毛布則屬也亦謂之
髡其字從毛康成杜預諸人皆誤釋然則子朱
子孟子誥以褐為毛布承鄭氏之誤也褐所謂
不黃不皂茶褐色者即柿油色之類素賤者之
服色以之稱賤者猶蒼頭青衣之比也按潘岳
藉田賦被褐振裾注褐麤布也荀子大畧篇衣
則豎褐不完注豎褐童僕之褐也為賤者之服

可以証矣因悟世說雅量篇王僧彌曰汝故是
吳興溪中釣碣耳碣當作褐亦卑賤之稱

象眼

宋趙希鵠洞天清祿集云余嘗見夏瑠玳於銅
上相嵌以金其細如髮夏器大抵皆然歲久金
脫則成陰窳以其刻畫處成凹也相嵌今訛為
商嵌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筠廊偶筆云少
宰孫北海先生承澤家藏古玉劍一魚腸劍一

又小劍一上刻延陵季子之子劍以黃金嵌之
合而觀之相嵌古之遺製也邦俗作象眼音
之訛當作相嵌

中元供祖先以雞冠花大姓皆為金

邦俗中元祭祖先必供雞冠花唐土亦然楓窗

小牘云雞冠汴中謂之洗手花中元節前兒童

唱賣以供祖先夢梁錄七月十五日條下云雞

冠花供養祖宗謂之洗手花東京夢華錄亦載此事

王荆公吝于改過王荆公吝于改過

書云改過不吝語云過則無憚改人孰無過過

而改之猶日月食何損明乎王荆公遺毀于千

載者職吝于改過之由矣邵氏聞見錄云王荆

公與曾南豐平生以道義相附神宗問南豐卿

交王安石最密安石何如人南豐曰安石文學

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輕

富貴不吝也南豐曰臣謂吝者安石勇于有為

吝于改過耳神宗領之後山談叢亦載此事後讀元豐類

稿知邵氏語不妄今附其詩過介甫歸偶成云

結交謂無嫌忠告期有補直道詎非難盡言竟

多迂知音尚復然悠悠誰可語吝于改過隱然

自見友人安積良齋曰荆公原過一為議論精確極言過之不可以不改而其執拗乃如是

是有言者不必有德信哉

棍徒

文恭遺事載老棍先棍之事其義欠明了為可

憾矣偶閱湧幢小品云白打即手搏之戲唐莊

宗用之賭郡張敬兒仗以立功俗謂之打拳蘇

州人曰打手能拉人骨至死死之遲速全在手

法可以日月計兼亦用棍棍徒之說殆取諸此

郝京山孟子說解云培克培衰通聚斂也又培

培通棒也克勝也以威力勝人也貪而且狠猶

俗稱棍徒云爾得此二書疑案邊決

熠燿東南飛

李陵別蘇武詩云晨風鳴北林熠燿東南飛說者以為熠燿螢火是據幽風東山篇熠燿宵行傳熠燿燐也燐螢火也余曰非若以熠燿為螢火兩句各意語不接屬蓋謂晨風毛羽鮮明貌也以熠燿為鮮明貌者依鄭朱說倉皇于飛熠燿其羽箋云熠燿鮮明也熠燿宵行集傳云熠燿光不定貌宵行蟲名似蠶夜行有光如螢然則為形容之語不亦穩當乎

欵識

余垂髫時戲學鐵筆以陰陽文叩諸一印家荅曰是名欵識余又正諸一書生荅曰欵識者直指印而言也是名陰陽文然疑團未解後讀史記封禪書云汾陰巫錦為民祠魏睢后土營旁見地如鈎狀培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縷無欵識註韋昭曰欵刻也索隱曰識猶表識欵識註始見于此而未得其詳後讀游宦紀聞云欵

識分二義，欵謂陰字是凹入者，刻畫成之，識謂陽字是挺出者。邵氏閱見後錄所載亦同因悟所謂白字為欵，朱字為識，彼印家以陰陽文為欵識，雖不無道理，以欵識為陰陽文，則似欵識特謂陰陽文，彼書生能知欵識是通言，而不辨印家所說一印有陰陽二體，而謂之欵識，凡讀書人潛心探索，書中自有餘師焉。要之欵識本係鐘鼎銘志，不啻印章矣。今拈出于此，訂謠雜錄云。周夢陽

曰：博古圖古器俱有欵識，欵謂陰字是凹入者，識謂陽字凸出者。欵在外，識在內。夏器有欵有識，商器無欵有識，識音志。今人讀欵識，如識見之識，已謬。而又有以器物形象為欵制者，尤謬。霏屑集云：欵識乃分二義，欵為陰字，識為陽字。所為識文，欵文亦不同。識乃篆字，以紀功，所謂銘書鐘鼎，夏用易篆，周商則蟲書，大篆，秦用大篆，漢用小篆，隸書，三國隸書，晉宋以來用楷。

書唐楷隸三代用陰識謂之偃囊字其字凹入漢以來或用陽識其字凸出乃花紋以為飾古器欵居外而凸按當識居內而凹按當夏周器有欵有識商器多無欵有識賞鑒家須辨之

火主

失火家俗謂之火元唐土謂之火主見晉書五行志云義熙十一年京都大火王弘知天為之灾故不罪火主野木枝葉皆謂之四人

蠶手

邦俗謂楓為蠶手以其形似也唐土人謂之雞脚樹亦以其似名焉

湯蝦詩

余初不悟唐彦謙索蝦詩鞠躬見湯王封作朱衣侯之語後閱堯山堂外紀卷七十六高則成六七歲穎異不凡隣有尚書某緋袍出送客則成適自塾歸時衣綠衣尚書呼語之曰出水蛙兒穿

綠襖美目盼兮則成應聲曰落湯蝦子着紅衫
鞠躬如也尚書大驚異稱為奇童因悟彥謙語
謂湯燎也

橫土立土

土性有橫有立關西多橫土關東多立土故關
東牛蒡蘿蔔極長關西者多短又可見土有橫
立之性矣農人謂之立土橫土唐土亦有此語
後山談叢云田理有橫有已從原本今問本

按似謂之立土橫土立土不可稻為其不停水

也言鯖云田地有橫土有立土西北橫土可以
穴居山西多窰房即所謂陶復陶穴也立土不
可穴居又不宜種禾江南又有斜土不畜水亦
不可種

涎衣

邦俗以方幅繫小兒額下謂之涎懸唐俗亦有
之鄉談雜字有額帶涎衣涎袖遺潺諸名又言

鎔云、幃涎以方幅繫小兒額下謂之涎衣、舜水
談綺又有護涎之名、

懷中蠟燭

都下有鸞懷中蠟燭者其製蓋出于西洋兵嶺
南雜記云西洋燭有大至十餘斤一對者以黃
蠟煉過色如白蠟柔潤耐點又有一種細如箸
綿絮為心盤折如膏環鐵子欲點則引長其燭
息則仍盤之可入巾箱明而耐久

夜半鐘

張繼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歐
陽公曰美則美然夜半非打鐘時此言一出諸
說鋒起培擊殆至矣可見具瞻之所歸有過人
必知之今摘錄諸說石林詩話云此詩歐公病
其半夜非打鐘時蓋未至吳中今吳中實夜半
打鐘風月堂詩話云唐張繼宿平望詩云姑蘇
城外云云永叔云云子覽南史載齊宗室讀書

常以中宵鐘鳴為限前代自有半夜鐘豈永叔
偶忘之也江浙間至今有之學林新編云世疑
半夜非聲鐘時某按南史文學傳丘仲孚吳興
烏程人少好學常以中宵鐘鳴為限然則半夜
鐘固有之矣丘仲孚吳興人而庭筠言姑蘇城外
外寺乃吳中舊事也能改齋漫錄云陳正敏遜
齋閒覽記歐陽文忠詩話譏唐人夜半鐘聲到
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鐘鳴時人偶聞之耳且云

渠嘗過姑蘇一寺夜半聞鐘因問寺僧皆曰分
夜鐘曷足怪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鐘惟
姑蘇有之以上皆閒覽所載予考唐詩知歐公
所譏乃唐張繼楓橋夜泊詩全篇云云此歐公
所譏也然唐時詩人皇甫冉有秋夜宿嚴維宅
詩云昔聞元度宅門向會稽峯君住東湖下清
風繼舊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世故多離
別良宵詎可逢且維所居正在會稽鐘聲亦鳴

于半夜乃知張繼詩不為誤歐公不察而半夜鐘亦不止于姑蘇如陳正敏說也又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詩隔水悠揚半夜鐘乃知唐人多如此王直方蘭臺詩話亦嘗辨論第所引與予不同庚溪詩話云六一居士詩話謂句則佳矣奈半夜非鳴鐘時然余昔官姑蘇每三鼓盡四鼓初即諸寺鐘皆鳴想自唐時已然也後觀于鵠詩云定知別後家中伴遙聽維維一作維山半夜

鐘自樂天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鐘聲後溫庭筠云悠然旅榜頻回首無復松窗半夜鐘則前人言之不獨張繼也又皇甫冉秋夜宿嚴維宅云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亦曰云云然則豈詩人承襲用此語耶老學菴筆記曰張繼楓橋夜泊詩云云歐陽公嘲之云云後又謂惟蘇州有半夜鐘皆非也按于鄴廢中即事詩云遠鐘來半夜明月入千家皇甫冉宿會稽嚴維宅詩云

云此亦蘇州詩耶恐唐時僧寺自有夜半鐘也
 唐詩紀事楓橋夜泊詩註云此地有夜半鐘謂
 之無常鐘繼志其異耳歐陽以為語病非也七
 脩續藁云夜半鐘聲到客船唐張繼之詩學林
 新編作温庭筠非也王直方詩話以金輪寺僧
 謙咏月而得清光何處無喜極而夜半撞鐘予
 意謙得句而撞鐘乃各時之事張豈無據而云
 即以僧謙之事以轉耶况寒山與金輪自非一

以轉從原
 本今按恐
 衍以字

地真可謂痴人前不得說夢矣及見中吳紀聞

辨夜半之鐘實有第惟姑蘇承天寺為然按即氏引

紀聞過節畧恐不得詳今載本文云昔人謂鐘聲無半夜者詩話嘗辨之云姑蘇寺鐘多鳴於

半夜予以其說為未盡姑蘇鐘唯承天寺至夜半則鳴其餘皆五更鐘也予復意其

龔固蘇人而寒山原非承天似亦未得其旨又

讀墨客揮犀云古有今夜鐘蓋半夜打也至南

史丘仲孚傳每讀書以中宵鐘聲為限則思唐

時半夜亦沿流古人分夜之打故于鄴有遠鐘

其龔恐當
 作龔明

來半夜皇甫冉有夜坐隔山鐘非後世曉暮比也、龔時承天寺尚爾也、按卽氏以寒山原非承天、駁中吳紀聞然墨莊漫錄云、今平江城中從舊承天寺鳴鐘乃半夜後也、餘寺聞承天鐘罷乃相繼而鳴、迨今如此、審如斯言、寒山亦待承天鐘鳴而打鐘也、紀聞說難遽為誤、且引丘仲孚事為證實、起于學林新編、卽氏以為已說、不亦誣乎、又所引唐詩已經拈出、大抵明人隨筆

多屬陳腐、是其一也、尤西堂曰、詩人興到之言原不拘時刻、而今寒山寺僧遂于半夜撞鐘、蓋因張繼之詩而定之也、然則清朝亦有曉暮鐘而無夜半鐘也、再按樂天云、百尺禪菴半夜鐘、許渾云、月照千山半夜鐘、李洞云、月落長安半夜鐘、唐時半夜鐘不止于姑蘇如此、

